

清黨與北伐 (二)

——萬耀煌回憶錄第二部

萬耀煌

蔣公下野人心恐慌

民國十六年八月十五日我乘漢利輪抵達南京，時謝冰如任南京衛戍司令部參謀長，與之同訪賀耀組，告以何健與余之談話及其軍事部署，我對賀是無保留的，且時局至此，人心至此，不得不坦白以告。時蔣總司令已於八月十二日宣佈下野，賀乃將蔣總司令下野情形告我。

蔣總司令於十二日由前方返抵南京，召集會議，指斥此次失敗，應歸咎於長江上遊方面。李宗仁表示：「早就不要顧及上遊，因武漢方面可以商量可以合作。蔣總司令當即表示：『只要武漢可以合作，如果以我在職為合作之梗，那我可以辭職下野，以促進合作，以便合力北伐』。李宗仁、白崇禧聆聽蔣公發言後均不作表示，何應欽亦不發言，蔣總司令立即離席，當晚乘車赴滬轉奉化，並宣佈軍事委員會由何、李、白三人負責。北伐軍事自臨城撤退後，在前方者認為留在前方徒供犧牲，撤退者以脫離戰場為幸。究竟為

何撤退，官兵並不明瞭，敵人乘機反攻，已撤者又調前方應戰，秩序混亂，士氣消沉，毫無鬥志，互相觀望。以至淮河不守，高寶失陷，北方之強敵壓境，上遊之內憂未釋，黨前途異常嚴重。蔣總司令下野，在促進黨內同志之覺悟，俾寧漢合作，以利北伐。

蔣總司令下野後，南京軍事已失重心，各軍事首長紛紛來京，國府要人則紛紛赴滬，人心更為恐慌，這是賀耀組對余的談話。

是晚總司令部召開會議，我與謝冰如奉召列席，出席的有何應欽、李宗仁、朱紹良（總司令部參謀長）、劉文島（總政治部副主任）、賀耀組、葉開鑫（由前方回京）、蔣錫歐。我報告唐生智的軍事行動，大家聽我報告後決定：

1. 國民革命軍總司令一職由軍事委員會常務委員何應欽、李宗仁、白崇禧三人負責。
2. 各軍精誠團結，不受任何方面挑撥離間。
3. 第一、七兩軍準備向津浦路反攻，第四十四軍暫任浦口警戒。

4. 新編第十軍退安慶，如敵壓迫即退大通，俟第七軍運送完畢，即由安慶接運，由朱參謀長以總司令命令電令知照，一面也由我電告夏斗寅軍長。

5. 各軍事長官聯名發表宣言。
余在京時曾分訪何應欽、李宗仁、胡宗鐸、葉開鑫、蔣錫歐諸人，他們一再詢問華中情況，對本軍行動非常敬佩，他們對唐生智驕橫跋扈亦早已憤怒。此時因蔣總司令下野，以及武漢唐生智等之態度，南京情勢極為緊張，第七軍、第十五軍正集中下關一帶。

老友熊哲明前以蔣總司令與馮玉祥商北伐事宜，代表馮專程經徐州來京，正值滕縣失守，軍隊潰敗，王天培奉蔣總司令命令到站歡迎，王見面大發牢騷說：「我所率的是雲貴子弟兵，轉戰萬里，從事革命，傷亡損失既大，補充沒有，待遇又不平，我們在前面與敵作戰，他們都往後撤退，留我們在前方送死，我也不幹了」。熊哲明再三安慰，謂：「徐州重要，無論任何困難，必須

堅守，我來專為軍事，且西北軍集結在歸德一帶者甚多，只要有事，朝發夕至，希望貴軍能堅守廿四小時以上，必能如期應援，如果需要，我立即發電，軍隊必可乘車趕來」。王勉強答允，熊哲明乃在火車上擬一簡單電稿，親往站長室拍發，但未見王，云已進城去了，乃交王所派之車站司令。此時熊哲明之專車車頭已為王部下拆去運他們的輜重，而車站潰兵廢集，零亂萬分，及後另找一車頭始得勉強開行，沿途槍聲不絕，均向車上亂打，此種情形，為西南軍潰敗之常態。熊哲明到浦口，適逢蔣總司令專車待發，當即將王軍情形面報總司令。

北方戰局，東南形勢

熊哲明時任馮玉祥部總參議，報告北方情形說：「當北伐軍與奉軍鏖戰於許鄭之間，吳佩孚由鞏縣退往南陽，會合于學忠、張聯陞部，企圖襲擊武漢，汪精衛、唐生智電馮玉祥乞援，馮派大軍應援，方振武攻佔南陽，於是于學忠、張聯陞分途歸降，吳佩孚率殘部至樊城上游卅里之竹篠舖渡襄河，張之下乘渡擊之，傷亡甚多。其秘書長張其鍾被擊斃，吳率妻子及衛兵三百餘人，吳易服雜士兵中逃遁，問道入川，其勢力至此消滅盡淨，北伐第一目標告一結束矣」。

賀耀組邀宴，座上有陳調元先生，曾任陸軍中學教授，十餘年不見，豪氣如昔，陳對此次失敗憤憤不平，並謂白崇禧可以回廣西，何應欽可以回貴州，你們可以回湖南、湖北，我往那裡去？時在座者有葉競秋一言不發，賀耀組則連說笑

話為之解嘲。

前方第四十四軍已放棄淞滬浦鎮，恐浦口亦不能守，必須渡江始能立足。四十軍已退含山，亦擬退至江南。揚州方面之第一、六兩軍已退至江邊，正南渡中。因各方情況不利，中央委員吳敬恒、胡漢民、蔡元培、李石曾、張溥泉、張靜江等，均因蔣總司令下野，亦聯名辭職赴滬，南京除軍委會照常辦公外已成無政府狀態。

軍委會通令各軍略云：此次蔣總司令宣佈辭職，中央已議決慰留，在蔣總司令未回任以前，一切軍政軍令即由本會負責處理，各部隊仍隸本會統一指揮之下，努力革命工作，勝利終歸吾黨，務望一體遵照，此後無論何部調遣，悉聽本會命令，不得擅自行動。

八月十八日午後，浦口方面槍聲甚密，下關混亂異常，所幸長江天塹，不可以飛渡，第七、十五兩軍已達下關，第一軍在滬寧路上，這些精銳部隊使南京鎮靜如常。

軍委會通令各軍就原住地利用長江天塹，扼險固守，以爭取時間休養整補。當時政軍情勢概述如下：

1 敵軍先頭已抵浦鎮界首等處，武漢方面表示合作，頗具誠意，南京方面主張容納，正磋商合作辦法中。

2 北伐軍各部隊作戰日久，亟待整頓補充，決即全部撤回江南，扼險固守，待機進展。

(1) 第一軍退鎮江，擔任南京以下守備。

(2) 第七軍守南京。

(3) 第四十軍、第四十四軍守采石以下。

(4) 第卅七軍守蕪湖。

(5) 第廿七軍任安慶長江南岸對秋浦以上警戒。

(6) 新編第十軍在安慶北岸對黃梅方面警戒。

南京已在炮火之下

八月十八日南京、下關遭受敵人浦口之砲擊，秩序紊亂，我到三汊河上船，當晚抵蕪湖，第十五軍繼第七軍開南京，王天培（第十軍）之參謀長周谷臣來謂：「該軍已退至合肥，願與我軍切取連絡」。我說：「軍事要有定見，不可動搖，革命軍北伐途中，偶遇挫折，不足為慮，我們已打倒了吳佩孚，殘餘的孫傳芳、張宗昌不難殲滅的。我們對南京中央政府應絕對擁護，對蔣總司令軍事委員會應絕對服從。」

我抵安慶時我軍已奉軍委會命令退至郊外集賢關，再向蕪湖退，何鍵部已進太湖向安慶前進，我們決定不與何鍵軍衝突，因寧漢兩方政治問題漸趨接近，我們為私為公均應忍耐，遂渡長江分向大通南陵徒步行進。

我到大通，適值李宗仁乘楚同艦在大通換乘瀘蜀艦赴九江會譚延闓、朱培德，寧漢在黨務政治方面合作似無問題。譚隨李赴京，則朱培德、程潛、魯滌平三軍自不再為唐所用，而況朱、程、魯三人與唐尚有夙怨！第四軍、第十一軍由張發奎率領追擊葉挺、賀龍已南行，唐生智所部已陷於孤立。

龍潭大捷轉危為安

我師部隨軍部於廿八日到蕪湖，奉軍委會電令晝夜開南京，夏軍長已先赴南京，我一面報告部隊行動情形，一面沿途派員督促部隊行軍。軍部下令張森師問道向南京急進。

敵軍孫傳芳部數萬在龍潭渡江，烏龍山、棲霞山均被佔領，我第七軍全部向該敵攻擊，戰鬪非常激烈。鎮江方面我第一軍亦向該敵夾擊，南京空虛，急望部隊增援，正是本軍為黨為國効命，千載一時之機會，無如徒步行軍不能如期趕上，惟中途又奉電令接替第四十四軍防務，蓋龍潭方面危機已解也。

孫傳芳親率北軍數萬人，連日佔領棲霞山、烏龍山一帶，我第一、七兩軍向該敵夾擊，激戰甚烈，何總指揮應欽，白總指揮崇禧均親在前方督戰，李總指揮宗仁則坐鎮南京，數日以來戰事之烈空前未有，所幸敵軍銳氣已挫，我軍全線於卅日晨開始攻擊，激戰至午後，敵已紛紛潰敗，我海軍楚同、楚有、楚謙、通濟、聯鯨、永健等艦均在江面發揮砲火威力突擊，至黃昏已克復龍潭，人心振奮，惟上游方面，需抽調第四十四軍赴京協力攻擊，致有本軍接替第四十四軍防務之命令。孫傳芳以破釜沉舟之決心，擬一舉而攻佔南京，我第一、七兩軍發揮革命精神，迅速殲滅孫軍，厥功甚偉。

龍潭之役，各方均有公報，軍委會發表虞獲孫軍武器數目。李宗仁發表捷電：稱孫傳芳以五萬之衆渡江南犯，經我第七軍會同第一軍及海軍猛擊，連日在龍潭、棲霞等處激戰七晝夜，孫軍全部繳械，生擒其師、旅、團長數十員，孫傳芳

僅以身免，南岸之敵已完全肅清等語。何應欽，白崇禧、楊樹莊均有通電發表，大致相同。

采石渡江移師北伐

九月初軍委會頒佈北伐作戰計畫，本軍應由采石磯渡江攻和縣。

本軍由采石渡江，因有嘉魚渡江經驗，各部都有辦法，征集小舟，（因小舟登陸容易，且使敵防不勝防），各師團各向目標奮進，爭先登陸，冒險人砲火，攻克和縣，隨依計劃逐步佔領全椒，掩護四十軍渡江。當面之敵為十三混成旅王樂善部，十六混成旅張學齋部，及第十師之一部共六、七千人，迫砲十五門，七五山砲三門，機槍十餘挺，據守滁州一帶，本部不顧一切猛攻，敵軍如驚弓之鳥，其氣已衰，不堪一擊即行潰散，我遂佔滁縣。

夏軍長自南京來電，謂中央對上游已有計劃，武漢到南京諸要人，均不直唐生智所為。軍委會以第一、七兩軍秘密佈置於溧水秣陵關，第卅七軍集中當塗，對唐生智加以警戒，如唐移軍北伐則已，否則群起攻之。

唐生智所部何鍵之先頭部隊已至巢縣，主力在合肥，劉興已進至蕪湖，程潛已至寧國宣城。

本軍內部一些問題

李松林來密談謂張森（本軍第二師師長）對唐生智始終懷念，唐每次派人與我軍接洽時，另有密函給張森，我軍由安慶東下時，蔣百里親筆函由保定同學葉南帆（煥舟）追送至南陵，面交

張森，以故張在南陵延緩一日，始向采石前進，張森經濟不甚公關，即第三團亦有怨言，張對部下無把握，故不敢向同僚談及，惟內心似頗傾向唐生智，李松林為張森之參謀長，頗不直其所為，故今日特密告我。然張森始終未露痕跡，對團體行動與軍長命令亦沒有相反主張與不服從之事，不過有心病耳。我對此早有感覺，每微言諷告，並公開批評唐生智，使張森改變意向。

李松林與余談話後不久，張森師第三團即發生班長會議，要求發餉，某連士兵竟持槍外出，驅逐連長，雖經設法弭平，亦本軍之污點，引以為憾。該團情形特殊，因自軍長夏斗寅、師長張森、團長夏厚承以至營、連、排、班長都是麻城人，士兵亦幾乎全部為麻城人，非親即故，夏府本家最多，因之感情用事，張平時縱容，故恃寵而驕，頑劣者造謠生事，時常有之。

在滁州因夏軍長由蕪湖赴京後復請假赴上海一行，某日張森突語予曰：「夏胖子帶了廿萬元到上海去享樂，置官兵於不顧，他以一兵卒起家，位至軍長，他已夠了，可不必再幹了，武樵，你以為如何？」張發此語，使余生無限之感慨，念及彼此患難多年，幾至淚下。夏出身行伍，喜歡享受，自係事實，出自張森之口，叫他不幹，其居心何在？接着張森以肯定語氣說：「我們不能幹嗎？為什麼要擁戴一個不學無術，自私自利的人呢？」至此我厲聲責張森說：「木芝（張森字），你的想法錯了，老夏在湖南十年，他抱孤臣孽子心情，過臥薪嘗膽的生活，以維持部隊，同時不惜金錢應酬交際，我親見他卑躬屈節的向

人，這豈是爲他個人嗎？那時能說是只圖享受嗎？北伐以來從未離開部隊，與我們常在一起，今天偶然赴滬一遊，不能因此就說他不顧部隊，十年來夏斗寅三個字幾乎舉國皆知，今天祇當到軍長，人家爲他抱屈，只怪我們輔佐他的人不行，你說不要他幹，無論是你或我去幹，人必認我們無義，水漲船高，他有事業，我們也對得起國家，也是我們的事業。請你打消妄念罷」。張聽我言，滿臉通紅，不歡而散。

我爲此事一夜失眠，夏之爲人如何，朋友均知，我不願批評，夏對張森之愛護可謂無微不至，張開居北京，將百里電我推荐張爲衛隊營長，夏頗爲猶疑，我說：「張森有才氣，將來你想用他，可能遲了，不如此時要他來。」夏才決定約張森來任營長，第三團團長出缺時，張藉唐生智之壓力，加以我之退讓，夏乃以張爲第三團團長，爾後無時不爲張作提攜的打算，今天何以反而要取夏而代之，不能不令人懷疑與唐生智有關係。他在本軍跋扈異常，夏對他頗畏懼，軍部的事他常常干涉，他只怕我一人，只要我同意他的主張，夏就無法回來，我今天對張不客氣的責備，無論在公在私，義正詞嚴，目前他自然不敢，我細細推論：他在崇陽時，武漢方面要我爲第四混成旅旅長，他爲第五混成旅旅長，當時他已有接受之意。在太湖推我爲代表往晤何鍵，他的意見雖未明言，頗有動搖之態。在南陵接受蔣百里的親筆函加以葉南帆的說詞，張或已有語言。他們對夏斗寅根本看不起，不知考慮了好久才向我說出不要夏幹的話來，機密既經洩露，決不會因我一言而

罷休，或者與我爲仇，先去找我，再去夏。夏斗寅素不明事理，好聽諛詞小話，我太公正率直，一切站在正義的立場爲他幫忙，使他不致於發生大錯。他的左右都是麻城的本家戚友，都可進言，張自然可利用這般人說話，所謂疏不間親，公不敵私，以我的努力苦幹，在革命軍中自信有辦法，何必在此鬧糾紛呢？故決計辭職赴京。

辭職臥病諍勸長官

次日我告訴張森，我因公即赴南京，希望多注意督訓官兵。我到京後自書辭職呈文，請以第一師併歸第二、三師，因我軍徒有「軍」之名，但兵員不滿三個師，如合併爲兩師，名實相符，我自己亦應變換環境，充實個人學識，請准我辭職。我與謝冰如詳談，謝亦贊成我辭，謝冰如擬請賀耀組商請軍委會調會工作。

十月在南京臥病，內子長臨由滬來京照料，軍部參謀長藍文蔚來探視，再度辭呈託文蔚帶滬，並告訴他我是爲本軍前途着想，絕不與任何人鬧意見。病愈後赴滬一行，與夏斗寅軍長面談編併第一師計劃，即令我不離本軍，亦不再任實職，極力鼓勵他常在部隊與官兵同甘苦，改變自己生活，勿與人以口實，任何部下服從能幹肯幹足以領導的長官，就是有野心的人，也不能奪取你的位置，你如離開部下，軍隊即脫離掌握，且革命軍人絕不可只講享受，本軍有優良的歷史，必須發揚。我再三表示我以脫離本軍爲宜，但夏軍長始終不准許我辭職離開部隊。

我的表弟夏安修（字敬與）夫婦携兒女各一

，自法國歸，弟婦舒之銳女士湖南名家女，夫婦情感甚篤，寓法租界某里，同在法政大學任教，該校校長潘大道，前不久爲人暗殺，案情尚未明白，弟婦之兄舒之鑑亦在法政大學任教，對潘案追查甚力，不久亦慘遭暗殺，表弟夫婦，來我旅社，驚恐萬分，我陪他們同住其寓宅一視，兇手越窗而入，室內零亂，似曾爭奪，之鑑被槍擊腦部，扑臥房中央之皮箱上，書籍衣服零亂不堪，法捕房亦來多人查勘，謂至少有四兇手合作此案，必與共產黨有關，是政治謀殺，以故他們夫婦更爲驚駭，白天不敢出房門一步，夜間與我夫婦同房，驚弓之鳥，不敢安眠。託同鄉陳雲五照料喪事，雲五辛亥武昌首義立功之人，此時潦倒滬上也。我表弟夏敬與夫婦在巴黎與勤工儉學之共產黨徒鬥爭甚烈，共產黨殘忍成性，不擇手段，殘殺潘大道之後，再殺舒之鑑，予夏敬與夫婦恐怖感，威脅他們不敢追究破案，敬與夫婦不敢一刻留滬乃隨我們到南京。

北伐與西征兩計畫

軍委會頒佈北伐西征計劃，總方略爲「國民革命軍以策應馮、閻兩軍，肅清張、孫殘餘軍閥，佔領徐海，繼續北伐，同時應即剷除長江上游之反動勢力，以鞏固首都」。晉軍已佔張家口向山口進擊，京漢路已克正定，向保定進擊，西北軍在歸德以東與魯軍相持，主力將向徐州進攻。

北伐軍第一期主力使用於上游方面，先殲皖省境內之敵，第一、第二兩路部隊分別扼守阜寧清江浦三界站之線，集結兵力於東台、高郵、滁

州一帶，俟我上游部隊肅清蕪湖、巢縣附近之敵後，即開始北進，攻取蚌埠、清淮河南岸，相機佔領徐海。

第一路軍總指揮何應欽轄一軍，九軍，十七軍，十八軍，廿六軍，獨立第一師。

第二路軍總指揮白崇禧轄第十三軍，卅七軍，四十軍，新編第十軍。

第三路軍總指揮李宗仁轄第七軍，十九軍，卅三軍，暫編第十一軍。

第四路軍總指揮程潛轄第十三軍（陳嘉祐），四十四軍。

第五路軍總指揮朱培德轄第三軍，第九軍（金漢鼎）。

特種任務部隊：魯滌平之第二軍，李火柴之新編第七軍。方振武之十一路軍，魏益三之卅軍等。

第二路軍俟第三路軍壓迫敵至巢和之線，即以四十軍新編第十軍，歸第一路軍何總指揮應欽指揮，由池河鎮紅心舖，鳳陽向蚌埠攻擊，克復蚌埠後，由鐵路以西地區，經蕭縣向徐州攻擊前進。

第一路俟第三路軍進至巢和之線後，以主力協同第二路軍經明光向臨淮關攻擊，繞攻蚌埠側背，一部由淮陰經宿遷向馬王莊、三汜河之敵攻擊，截斷徐海交通，一部經鹽城、阜寧、灌雲，相機進佔海州。

軍委會全體會議對北伐問題與對武漢問題，同時決定。因龍潭戰役俘獲敵方重要文件中有：「友軍唐生智部已進至某線，刻期協同向南京進

攻」等語，證明唐生智與孫傳芳有聯合攻首都，顛覆黨國之陰謀。

軍委會作戰計劃非常詳密，我只寫了與我有直接關係的一部分，原由常務委員譚延闓、何應欽、李宗仁、白崇禧、程潛等商討決定，國府明令討伐唐生智後，即開始行動，孫子云「廟算勝」，正可適用於該次之討唐。唐生智之命運，在譚延闓隨李宗仁入京時已判定，蓋朱培德、程潛、魯滌平等均因譚延闓到南京而擁護中央。又自與共產黨分裂後，黨權已統一，政權亦已統一，首都建立在南京，唐生智除了服從南京領導外，不能有所作為。

唐生智敗退下野出國

李宗仁率第七、十九兩軍集結於無為附近地區後，陽言北伐，陰向廬江、合肥、舒城之唐部何鍵進攻，程潛以第六、十三、卅七，四十四各軍集結於太平宣城附近地區後，即攻擊皖南唐部劉興。唐生智此時始知自己孤立，有被各個擊破之虞，乃下令總退却，自十月十七日起，第卅五軍由蕪湖，第卅六軍由巢縣合肥，急向安慶退却。

軍委會十九日令程潛、李宗仁兩路軍，依照計畫向唐軍急速追趕，務求於沿途將唐軍各個擊破，海、空軍均開始出動，配合作戰。第七、十九軍藉龍潭戰勝之餘威，如生龍活虎，又是回師武漢，其氣甚銳，唐部第卅五、卅六軍在退却途中，遭受海空軍威脅，士氣頹喪，精神上已呈潰崩現象，故西征大軍，當可輕易攻克武漢。李宗

仁、程潛兩路軍追擊後克復安慶，夾江西上，李宗仁部在廣濟附近龍坪略有接觸，即長驅直入。唐生智以鄂東門戶不守，第卅五、卅六軍潰敗，第八軍張國威師有受程潛運動即將起義之說，乃在漢口召集師長以上將領會議。唐提出三案：①以全力打通河南與奉張（作霖）聯絡再行反攻，②集中兵力在武漢決戰，③唐生智本人下野，保存實力，待機再起。討論時一、二兩案無人贊同，第三案無人敢說話，唐知衆人之意，即宣佈散會，準備下野，惟獨恨張國威，乃命人將張引入浴室，命弁兵殺之，凄慘呼救之聲聞於外，血濺滿室。唐事後始通電下野，乘日本兵艦赴滬，轉往日本，湘軍全部退入湘境，李品仙，何鍵，劉興通電請和，派代表到武漢接洽，討唐軍事於是結束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
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
，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
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
寄費掛號加陸元）